

Emile Zola
Au Bonheur des Dames

本書根据 Fasquelle Editeurs, Paris, 1953 年版本譯出

婦 女 樂 園

原著者 (法) 左 拉
翻譯者 侍 桁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15 1/8 字数: 336,000

1959 年 9 月第 1 版

1963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1—18,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1046

定价: (九) 1.55 元

瑟堡开出的火車到达了圣·拉扎尔車站，黛妮絲从車站上走出来，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在一輛三等客車的硬板座位上过了一夜。她手牵着北北，日昂跟在她身后边，三个人在旅行以后都非常疲劳，在这个龐大的巴黎，他們惊惊慌慌又茫然不知去向，抬起头向各店家观望，每到十字路口便向人打听米肖狄埃街，他們的伯父包堆就住在那条街上。可是当这个年輕的姑娘走到盖容广场的时候，她惊讶地停了下来。

“啊！”她說，“日昂，你看一看。”

他們全站住了，互相湊攏来，三个人的衣服都是黑的，他們依然穿着給父亲穿的旧孝服。黛妮絲，拿她二十岁的年紀來說，是瘦弱的，样子很貧困，手提着一个小包；在她的另一边，五岁的小弟弟，拉着她的胳膊，在她肩膀后面，发育得很好的十六岁的大弟弟，空手站立着。

“啊！”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說，“原来是一家店鋪！”

米肖狄埃街和圣奥古斯丹新街的轉角上，有一家綢緞店，在十月的柔和薄明的日光下陈列出五光十色的商品。圣·洛施教堂的鐘响了八下，巴黎清晨的人行道上，只有匆忙去办公的一些职工和在小店家出出进进的一些家庭主妇。在这家店門前，有两个店員，爬上梯子剛挂好了几件毛織品，同时，在圣奥古斯丹新街的一个櫥窗里，另一个店員拱着背跪着，在仔仔細細地折

疊一段藍色綢子。店鋪里還沒有顧客，职工剛剛來到，里边嗡嗡地响着，象是一座开始活跃的蜂房。

“老天！”日昂說。“这个可比瓦洛額强多了……你們的店沒有这么好。”

黛妮絲搖了搖頭。她在那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綢緞商柯尔奈耶店里工作了两年；如今驀然見到的这个店鋪，在她眼中，房子真大，使她的心胸膨脹，使她发生兴趣，恋恋不舍，把別的事都忘記了。在对着盖容廣場的那一面，一扇从上到下全面是玻璃的高大的門，有各式各样鑲金的裝潢，一直升到夹层樓。两个人体模型——两个面帶笑容的女人，露着胸部仰着臉，揭起一面招牌：“妇女乐园”。然后，沿着米肖狄埃街和圣·奥古斯丹新街有几面凹进去的櫥窗，那里除了路角的店面以外，还占据了四間門面，兩間在左边，兩間在右边，都是新近买来装修过的。这个店家，远远地看去，她覺得真是大得无边，底层有許多陈列的商品，夹层上的玻璃沒有涂水銀，透过这些玻璃可以望得見柜台内部的全景。樓上有一个穿綢衣服的姑娘，在削鉛笔，她的身旁另有两个姑娘，鋪开几件絲絨大衣。

“妇女乐园，”日昂发出美少年的柔和的笑声念道，他在瓦洛額已經因为女人鬧过一回了。“这真漂亮，必定会吸引好多人来！你說是吧？”

可是黛妮絲在正門口陈列的商品前面出神地站住了。在那里，在街道的露天下，就在人行道上，有一大堆廉价物品，这些东西摆在門口是引誘一些过路的顧客順便来买的。上方挂着一些毛織品和布料，美利奴呢，綿羊毛呢，麦尔登呢，从夹层樓上垂下来，象旗子似地飄舞着，有各种匀合的顏色——石板灰、海軍藍、橄欖綠，上面排着白色的标价牌子。圍着門道的边上，同样挂着

一条一条的皮子，镶衣服用的窄条皮边，灰的象小灰鼠的灰背，白的象天鹅肚子那样雪白，还有充銀鼠和充貂皮的兔子皮。在下面，架子里，桌子上，在一堆零头货物中間，堆滿了等于白送的帽袜一类的东西，有毛綫編織的手套和圍巾，风帽，背心，整个是各样顏色的冬季陈列品，杂色的、黑白綫的、条紋的，还有血紅色带点子的。黛妮絲看見一块格子花呢标价四十五生丁，长条美国貂皮才一法郎，一些无指手套只要二十五生丁。这是一次定期大剔除，这店家似乎东西太多了，要把装不下的东西扔到馬路上去。

他們忘記了包堆伯伯。就連北北，也一直沒放开他姊姊的手，眼睛張得大大的。一輛馬車逼得这三个人离开了廣場的中心：他們机械地走向圣奥古斯丹新街去，沿着櫺窗走，每看到一堆陈列的商品就又停住脚步。首先他們被一片复杂的布置吸引住：上边，斜摆着几把雨傘，仿佛搭成一座田舍的屋頂；下边，几双絲袜，吊在三角架子上，显出滾圓的小腿形状，有一些印着薔薇花束，有一些是各种顏色的，黑色漏空的，紅色鑲边的，还有肉色的，如金发女人的皮肤那么柔和；最后，在鋪着呢布的木板上，匀整地排列着一些手指細长手掌窄小的、拜占廷式的女用手套，表现出女性的細巧用品在未穿戴以前所特有的如处女般严肃的优美。然而最后的一个櫺窗特別吸引了他們。这里陈列的是綢子、緞子和絲絨，在一片柔和而顫动的色彩里，发放出最美妙的花卉情調。頂上头是絲絨，从烏黑色到奶酪色；下一层是緞子，粉色的、藍色的、分得清清楚楚，逐漸淡下去，看上去无限柔和；再下一层是綢子，色彩和天上的虹一样，卷成貝壳形，象是纏着弯曲的身体，由店員的巧手把它們布置得活灵活現；每一种艺术設計，每一組色彩的陈列品，中間插入經過慎重選擇的配

称——一条飘动着的乳白色薄薄的絹帶。就在这个橱窗的两端上，有两大堆东西，这个店家专有的两种綢子——“巴黎幸福”和“金皮革”，这两种特制品在綢緞业里正掀起了一次革命。

“啊！那种薄綢子才五法郎六十生丁！”黛妮絲惊讶地望着“巴黎幸福”喃喃地说。

日昂开始厌烦了。他拦住了一个过路人。

“先生，哪一条是米肖狄埃街？”

等到人家指给他說就是右首的第一条路，三个人又繞着这家店的鋪面往回走。可是黛妮絲一走进那条街，又被一个橱窗吸引住了，这个橱窗里陈列的是女人的服装。在瓦洛額的柯尔奈耶店鋪里，她就专管时装。可是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惊奇得走不动了。在紧里面，一大条价值珍贵的布魯日花边，象神坛的幕帳一样張开来，展开两片微带褐色的白色羽翼；阿郎松刺綉的各色裙飾，扎成了花环；其次从上到下，象落雪一样飘动着各式各样的花边，有馬林式，有瓦郎西諾式，有布魯塞爾的敷花，有威尼斯的刺綉。左右两边，有用布包起来的柱子，使那个天幕显得更远远地向后退去。这些女装象是在为贊美女性的典雅而建立的禮拜堂：正中央摆着一件不平凡的物品——一件有銀狐裝飾的絲絨大衣；这一边，是栗鼠皮里子的綢料短披风；那一边，是一件羽毛鑲边的呢外衣；最后，是一些白色开斯米和白色厚絨的舞会女外衣，裝飾着天鹅絨或者滚边。各式的花色俱备，从二十九法郎的舞会女外衣起，一直到标价一千八百法郎的絲絨大衣。人体模型的圓圓的奶部把料子膨脹起来，健壯的臀部加强了身材的窈窕，上边沒有头，用一方大标价牌子来代替，拿針別在紅色麦尔登呢的脖子上；同时橱窗两边的鏡子，經過巧妙的設計，把这些形象无限地增多了，反射出来，使得滿街上尽是

这些要出卖的美丽女人，她们顶着大字的标价牌子当作头顱。

“她们真出色呀！”日昂悄悄地說，他找不出別的話来表达他的心情。

这一次連他自己也不能动彈了，張大着嘴。这些豪华的女人用品叫他快乐得臉紅起来。他长得美，象一个女孩子，这种美仿佛是从他姊姊身上偷来的，皮肤閃着光彩，鬚曲的头发是褐色的，柔媚的嘴唇和眼睛是水零零的。黛妮絲在惊讶中站在他身边，显得愈加瘦小了，她的面孔是长的，嘴太大，肤色憔悴，头发无光。北北也同样是金发，一种幼儿的金发，他象是迫切地在要求撫愛，更紧紧地依附着她，橱窗里的漂亮女人使他迷惑而又快乐。这三个身穿黑色破衣服的金发人儿——忧愁的姑娘站在可爱的幼儿和漂亮少年中間，站在人行道上，显得那么特别，那么嬌美，过路的人都微笑着回头望望他們。

一个白头发和黄色大面孔的胖子，站在街道对面一家小店鋪門边，有好半天在望着他們。他站在那里，眼睛充血，歪着嘴，为了妇女乐园陈列的貨品早已压制不住自己，及至看見这个年輕姑娘同她的两个弟弟，他的憤怒算是达到极点了。这三个傻瓜这样張着大嘴站在騙子手所摆的东西前面干什么呢？

“伯伯在哪里呢？”黛妮絲象是惊醒过来突然說。

“我們已經到了米肖狄埃街，”日昂說，“他必定就住在这一带。”

他們抬头向四下里观望。就在他們面前，在那个胖子的上方，他們望見了一块黄字綠招牌，被雨水淋得变了色：“埃尔勃夫布匹法兰絨老店，奧施柯諾的后人包堆”。这间房子，牆上的粉刷已經斑斑点点的了，在路易十四式高大建筑物的包圍里显得特別矮，它的正面只有三面窗戶，窗戶是四方的，沒有窗扉，只

簡單地裝着一道鐵欄杆，兩條棍子搭成十字形。但在這種毫無裝潢中間，最使黛妮絲覺得觸目的——因為她的眼睛里還充滿了婦女樂園的明亮的陳列品——便是底層的店面，它被天花板壓在下面，上邊的夾層間很矮，有半月形牢獄似的窗口。一片嵌板是深綠色的，跟招牌的顏色一樣，時間久了，便染上赭色和瀝青色，左右兩邊，開着兩個深深的櫥窗，黑暗而又多灰塵，人們模糊地望得見堆在那里的料子。門是敞開的，似乎通向一個潮濕陰暗的地窖中去。

“就在那邊，”日昂又說。

“好吧，我們就進去吧，”黛妮絲說。“來呀，北北。”

可是三個人全感到一陣胆怯，有些慌亂。他們的母親害熱症離開了人間，一個月後，他們的父親也害了同樣病死掉了，當時他們的伯父包堆受了這兩次喪事的感動，給他的侄女寫了一封信，說如果她願意到巴黎來試試她的運氣，他店里總有一個位置給她；不過這封信已經快近一年了，現在這個年輕的姑娘很後悔事前沒有通知她伯父，只凭一時的沖動就這樣離開了瓦洛額。他們的伯父是不認識他們的，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出了門，進奧施柯諾布店當小伙計，最後又娶了這店家的女兒，始終沒有再回到家鄉去。

“包堆先生在哪兒？”黛妮絲終於下決心向那個胖子問話了，那個人對於他們的樣子覺得很惊奇，一直在注視着他們。

“就是我，”他答道。

這時黛妮絲滿臉通紅，喃喃地說：

“啊，好極了！……我是黛妮絲，這個是日昂，這個是北北……伯伯，您看，我們來啦。”

包堆似乎吓得楞住了。一雙血絲的大眼睛在他那副黃面孔

里滾來滾去，說話慢吞吞現出為難的樣子。他顯然是做梦也沒想到這一家人會落到他身上來。

“怎麼！怎麼！你們到這兒來啦！”他重複說了好幾遍。“可是你們是在瓦洛額的呀！……為什麼你們不在瓦洛額了呢？”

她用柔和而有點发抖的聲音向他作了一番解說。他們的父親開染坊把最後一文錢都吃光了，自從他死后，她就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柯爾奈耶店里賺的錢，是不夠養活他們三個人的。日昂在一個修理旧家具的細工木匠的店里作工；可是他連一文錢也拿不到。不過他养成了對於古物的嗜好，他會在木器上雕刻一些圖象；有一天他找到了一塊象牙，當作娛樂刻了一個小人頭，被一位過路的先生看到了；就因為這位先生應允給日昂在巴黎的一家象牙店里找一個位置，他們才決心離開了瓦洛額。

“伯伯，您看，日昂明天就要到他新主人的地方去作學徒了。那里是不要錢的，供給他伙食和住宿……我和北北，我也考慮過，我們總可以過活。我們不會比在瓦洛額的情形更壞。”

她沒有談起日昂亂搞戀愛的事情，日昂寫過幾封信給城里一個貴族的女兒，爬上牆頭接過吻，惹起了一場是非，這才使她決心離開家鄉。她眼看著這個大孩子，那麼漂亮，那麼活潑，所有的女人都喜歡他，她便抱著作母親的戒懼心情，為了管教她的弟弟，非把他帶到巴黎來不可。

包堆伯伯沒有平靜下來。他又提出了一些問題。可是等到他聽見她這樣來談她兩個弟弟的時候，他待她就比較親切了。

“你的父親什麼都沒有給你們留下嗎？在我想，他總該還剩下一點錢的。啊！我在信里勸過他多少次不要干這個染坊啊！人倒是一個好人，就是頭腦太不中用！……現在兩個孩子成了你的累贅，你不得不養活這兩個小東西了！”

他那阴沉的面孔明亮起来，他的眼睛也不象观望妇女乐园时那么发红了。忽然他注意到自己正擋着門口。

“来吧，”他說，“进来吧，既然你們已經来了……进来吧，总比无聊地在这里东瞧西看好。”

他最后又綁着嘴怒气冲冲地向对面陈列的貨品望了一眼，然后給孩子們把路讓出来，他領先进到店里，招呼着他的妻子和女儿。

“伊丽莎白，日內威芙，来呀，有人来看你們啦！”

可是黛妮絲和两个孩子面对着这个阴暗的店鋪躊躇不前。街上明亮的阳光使他們睜不开眼，他們眨着眼臉，仿佛站在一个未曾見过的洞口，脚擦地試探着，深怕脚步落了空。由于这种漠然的恐惧，他們彼此愈加紧紧地靠攏，这个幼儿始終牵着年輕姑娘的下襠，大孩子跟在后面，他們斯斯文文地向里边走，面含笑容可是担着心思。清晨的亮光映出他們的喪服的黑影，一道斜射的阳光照耀着他們的金色头发。

“进来，进来，”包堆一再說。

他用几句簡單的話，把事情告訴了包堆太太和他的女儿。包堆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害着貧血病，她是惨白的——白头发，白眼睛，白嘴唇。日內威芙，她母亲的症候在她身上显得更严重，憔悴而无血色，象是在阴暗里长大的一棵植物。不过，她那又密又厚的体面的黑头发，长在这么瘦弱的身体上象奇迹似地令人触目，給了她一种悲哀的优美。

“进来吧，”两个女人接連着說。“欢迎你們来。”

她們請黛妮絲在柜台后面坐下来。北北立刻跳上了姊姊的膝盖，日昂靠着一面嵌板站在她身边。他們定下心来，觀望着这个小店，他們的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了。現在他們可以看得見了，

天花板很低又被烟熏得很黑，橡木柜台用久了磨得光光的，百年前的架子箍着坚固的铁片。一捆捆的货物黑压压地堆到梁那么高。布匹和染料的气味；一种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由于地板的潮湿似乎加倍地浓烈。在紧里边有两个店员和一位姑娘正在整理白法兰絨料子。

“也许这位小先生要吃点儿东西吧？”包堆太太向北北微笑着说。

“不，谢谢，”黛妮丝回答。“我们在车站前面一家咖啡馆里喝过一杯牛奶了。”

因为日内威芙在看着她放在地上的那个小包包，她又说：

“我把我们的箱子留在那里啦。”

她的脸红了一下，她知道象这样子跑到人家家里来是不应该的。自从火车一离开瓦洛额，在车上她就觉得非常后悔了；因此到达以后，她存放了行李，给孩子们吃了早点。

“我说，”包堆突然说，“稍微谈谈吧，好好地谈谈……不错，我给你们写过信，不过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你看，我的可怜的姑娘，生意不好，一年以来……”

他不说下去，被一种他不愿意显露的情绪哽住了。包堆太太和日内威芙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低下了头。

“啊！”他继续说，“这个危机会过去的，我很安心……只是我已经缩减了人手，这里只剩了三个人，而眼前的情形不能再雇用第四个人。简单地说吧，我的可怜的姑娘，我不能照我以前跟你讲的话来用你了。”

黛妮丝紧张地听他讲话，脸色惨白。他不放松地谈下去，又说：

“这样对于我们，对于你，都没有好处。”

“好啦，伯伯，”她最后好不容易才說出話来。“我总想个办法来解决。”

包堆一家人不是坏心腸的人。可是他們老是抱怨他們沒有走好运。在他們生意兴旺的时候，他們要养育五个男孩子，内中有三个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死了；第四个走入了斜路，第五个作了大尉到墨西哥去了。家里只剩下日内威芙。这一家人費用很大，而包堆因为在他岳父的家乡兰布义耶，买了一所大房子，就把錢用光了。因此在这个誠实而急躁的老商人的胸怀里，滋长着一种辛酸的感情。

“在事前應該通知一声，”他又說，他漸漸对于自己的冷心腸感到气忿。“你应当写封信来，我会回信叫你們留在家乡的……我听到你父亲去世的时候，唉，我所說的話不过是一般情形的說法。可是你們不通知一下就跑了来……这真叫人难办。”

他說話的声音提高了，感到了輕快。他的老婆和女儿眼睛一直望着地面，象是从来也不敢插嘴的順从的人。这时日昂的臉变得蒼白了，黛妮絲把受了惊駭的北北抱在怀里。她流下了两行泪。

“好吧，伯伯，”她一再說。“我們就走。”

这一来，他沒有再說下去。大家都不自然地沉默下来。然后他粗声粗气地又說：

“我并不是要把你們赶出去……現在你們既然到了这里，今天晚上你們就睡在楼上吧。以后我們再看。”

这时包堆太太和日内威芙知道她們可以把事情安排一下了。一切都規定下来。日昂用不着別人操心。至于北北，正好可以在戈拉太太家里寄养，这位老妇人住在奥尔蒂街上有一套底层的房間，她接受办理幼儿的膳宿，每月收費四十法郎。黛妮

絲聲明她还付得出第一个月的費用。剩下就是怎样安排她自己了。人們可以給她在附近一带找一个位置。

“不是說万沙尔要找一个女售貨員嗎？”日内威芙說。

“啊，这是真的！”包堆叫起来。“我們吃过飯就去看他。打鉄就須趁热。”

在这一家人談話的当儿，沒有一个顧客进来打扰过他們。店里一直黑暗，沒有一个顧客。在里边，两个店員和一位姑娘繼續在工作，悄默声嘯嘯地在談話。可是有三位太太走进来了，黛妮絲一个人呆了一会儿。想到她馬上就要和北北分手，心里不好过，她吻了他。北北象小猫那么乖，沒說一句話，把头藏起来。包堆太太和日内威芙又回来了，她們觉得这孩子真懂事，黛妮絲說他从来也不叫鬧：整天不声不响，在爱撫中过生活。在吃飯以前，这三个女人就談着小孩子、家务、巴黎生活和内地生活，談的話簡短也不深入，象是还不熟悉有点拘束的亲属。日昂走到店門口，站在那里再也不动了，他对于人行道上的情景很感兴趣，含笑望着过路的漂亮女孩子。

到了十点鐘，一个女仆进来了。照規矩，这一桌是开給包堆、日内威芙和主任店員的。第二桌飯，在十一点鐘，是給包堆太太、另一个店員和那位姑娘的。

“吃飯啦！”布商大声說，一边向着他的侄女轉过身来。

等到所有的人都在店鋪后面一間狹小的餐室里坐下之后，他又招呼了那个迟迟不来的主任店員。

“柯龙邦！”

那个年輕人向他道歉，說要把法兰絨整理好才来。这个肥壮的小伙子，二十五岁，生得笨重，一臉雀斑。他有一副老实人的面孔，一張大嘴，一双狡猾的眼睛。

“真見鬼！忙什麼，有的是時間，”包堆說，他坐得端端正正地拿出主人的細心和巧妙的手法切着一塊凍牛肉，用眼睛衡量着每一片肉，準確得差不了一克重。

他送給每一個人，並親自切了麵包。黛妮絲把北北擺在自己身邊，要他規規矩矩地用餐。然而這個昏暗的餐室使她不安；她望着這間屋子，心裡覺得不舒服，她住慣了鄉下的明朗空曠的大房間。朝着後邊的小院子只開着一扇窗，房子里有一條黑暗的過道通到街上；這個院子又潮濕又骯髒，仿佛是在井底似的，上面只有一個圓圈射進了朦朧的亮光。在冬天，必須從早到晚點着煤氣燈。逢到天氣好可以不點燈的時候，它就顯得更淒涼了。黛妮絲要費好半天功夫才使她的眼睛習慣下來，看清楚她碟子裡的食品。

“這個小伙子胃口真不錯，”包堆說，他看見日昂已經吃完了他那塊牛肉。“他干活要是比得上他吃飯，那倒是一個了不起的漢子……可是你，我的姑娘，你怎麼不吃呢？……現在咱們可以略微談談了，跟我講你為什麼在瓦洛額不結婚呢？”

黛妮絲把端到嘴邊的杯子放下來。

“啊！伯伯，我結婚！你不想一想！……這兩個孩子可怎麼辦？”

她終於笑起來，她覺得這個想頭太奇怪了。再則，什麼男人會要她呢？一文錢也沒有，骨瘦如柴，又談不上漂亮！不，不，她絕不要結婚，有這兩個孩子她已經夠了。

“你錯了，”她的伯父又說，“一個女人早晚是要找一個男人的。如果你找到一個忠厚的小伙子，你和你的弟弟，就不會象流浪人似的跑到巴黎的街上來了。”

女仆拿來一盤油燜馬鈴薯，他把話停住了，斤斤計較非常公

平地重新分菜。然后，拿羹匙指着日内威芙和柯龙邦說道：

“你看！”他又說，“如果冬季生意不錯，这两个人到春天就要結婚了。”

这是这个店家的家长的慣例。这家店的創辦人阿利斯蒂·菲内把他的女儿黛西萊嫁給主任店員奧施柯諾；他——包堆，腰包里帶着七个法郎，来到米肖狄埃街，又娶了老奧施柯諾的女儿伊丽莎白；他順序地指望到生意好的时候，把日内威芙和这个店家轉交給柯龙邦。如果說这在三年前已經决定了的婚事还是这么稽延下去，这是由于他有顧慮、由于他的执拗的誠实：他接办这个店家的时候，生意是兴旺的，所以他不愿意在顧客减少和业务不順利的时候，轉手給他的女婿。

包堆繼續談下去，介紹着柯龙邦，說他是兰布义耶人，跟包堆太太的父亲是同乡；而且他們还是远房的表亲，說他很能吃苦耐劳，十年以来在这店里辛辛苦苦，一級一級順利地升上来！再則，他也不是一个没来头的人，他的父亲就是放蕩子柯龙邦，原是賽納—瓦茲省一个很有名气的兽医，是他这一行业里的一个能手，可是他大吃大喝，把一切都吃光了。

“謝謝老天爷！”布商总结一句說，“如果說父亲喝酒追女人的話，儿子却在这里学会节省錢了。”

他在說話的时候，黛妮絲观察着柯龙邦和日内威芙。他們并排坐在桌边；可是他們十分穩靜，臉不紅，也沒有微笑。自从这个年輕人进門的那一天起，他就期望着这场婚姻了。他度过了各种阶段，先当学徒，又当有薪俸的售貨員，終於得到了这一家人的信任和欢心，他非常有耐性，过着象鐘表一样的有規律的生活，把日内威芙看作一件合算而正当的交易。因为稳定可以占有她，他对于她的追求也便不起勁了。在年輕的姑娘这方面，是自然

而然地爱上了他，但是在她这千篇一律的平凡生活里，她是用她那稳重的天性严肃地去爱他的，而且是一种連她自己也沒有觉察到的深厚的热情。

“双方只要情投意合就行，”黛妮絲微笑着說，她为了表示亲切，認為应该这么講。

“是的，人总是要結婚的，”柯龙邦不慌不忙嚼着东西說，他至今还没講过一句话。

日内威美瞧了他好半天，也接着說：

“人們必須彼此理解，然后才什么都好办。”

他們的柔情，是在巴黎这間古老的店面里长起来的。它象是地窖里的花朵。十年以来，她就只認識他，在这个幽暗的小店里，在那一堆一堆的布匹后面，每日生活在他身旁；两个人早晨晚上在象井里一般阴涼的狹隘餐室里肩碰着肩。即便在原野上，在树蔭下，他們也不会觉得比这里更幽靜。只是这个年輕姑娘的心里起了一种怀疑，一种妒嫉的恐惧，使她感觉到她是在这个黑暗地方的摆布之下，而又由于心情的空虚和精神的厌倦，才永远許身于他的。

不过黛妮絲相信自己从日内威美投給柯龙邦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新有的不安。她立即現出亲切的神情答道：

“唉，当人們相爱的时候，永远是互相理解的。”

可是包堆依然拿出家长的样子監視着餐桌。他已經分过了几薄片干酪，为了款待他的亲属，又要了一道零食——一瓶紅酸果酱，这种慷慨似乎叫柯龙邦吃了一惊。直到如今都很乖的北北，一看见果子酱，情形就不对了，日昂听人家談到婚姻問題，很感兴趣，仔細打量着堂姊日内威美，他覺得她太虛弱了，太蒼白了，心里头拿她比做一只黑耳朵紅眼睛的小白兔。

“談得差不多了，讓位子給別人吧！”布商最後說，他作出離開餐桌的姿勢。“爲了一次例外的招待便浪費得太多，是不合乎道理的。”

然後包堆太太、另一個店員和那位姑娘接替走來入座。黛妮絲又獨自一個人坐在門邊等着她伯父領她去找萬沙爾。北北在她的腳邊玩耍，日昂又回到門口去觀望了。她坐了將近一個鐘頭，對她身旁經過的各種事情很感興趣。只是偶爾才有幾個顧客進門：先進來一位太太，隨後又進來兩個。這家店保留着它那古老的气味，它那半明半暗的光綫，象所有老實的舊買賣人家一樣，都在爲了被遺棄而哭泣。然而使黛妮絲感到熱烈興趣的是在街對面的婦女樂園，她從敞開的門口可以望得見它的櫥窗。天空上罩着陰云，尽管是在這個季節，空氣里依然暖烘烘地浸潤着柔和的潮氣；那個大店家在一片象是散開了全埃的陽光里，生意興隆，朝氣勃勃。

黛妮絲感覺到這是一架機器發出高度的壓力在運轉，它的推動力一直傳達到它所陳列的貨物上。櫥窗已經不象早晨那樣冷冰冰的；現在它們象是暖熱了，而且受着內部震動的搖撼。好多人向櫥窗里觀望，一些女人擁拥挤擠地停在玻璃前面，成群的人都毫不客氣地、貪婪地在觀望。各種布料在熱鬧的人行道中顯出了活氣：各種花邊現出一種神秘的不安定的氣象，飄動一下又落下來，遮蓋住商店深遠的內部。就連那些方方正正厚實的布匹，也都呼吸着、發散着一種誘人的氣息；同時有几件外套罩在象是有靈魂的人體模型上，愈加現出了曲折的綫条，一件堂皇的絲絨大衣，象是穿在肉體的肩膀上，胸部鼓鼓的，腰肢顫抖着，又柔軟又溫暖地膨脹起來。然而這座房子里象工廠里一樣熱鬧，特別是因爲生意好，大家都擠在櫃台那里，人們似乎隔着牆壁都可以

感觉到了。这里有一架开动的机器繼續不断地发出轟响，爭先恐后的顧客，拥挤在各个部門里，在各色貨品中間糊里糊涂，然后冲向收銀台去。这里是有規律、有組織的，具有一种机器的严格性質，一大群女人随着这个机器齒輪的动力和規律走过去。

黛妮絲从清早起就受到它的誘惑。这家店在她看来是很大的，她看見一个鐘头进到里面去的人比她在柯尔奈耶店里六个月所見到的人还要多，使她迷惘而又恋恋不舍；她很想去，可又漠然地有点恐惧，这种心理更使得这种誘惑达于頂点。在同时，她伯父的小店却又給她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她对于这个老式商家的冰冷的地窖，感到一种說不出道理的輕蔑，一种本能的反感。她所有的感觉——她进門的慌張，亲属的冷淡，她在土牢似的光綫里吃的那頓阴郁的早餐，她在这所頻于死亡的老房子里懶洋洋的寂寞中的等待，全由一种沉默的抗議以及向往生命和光明的热情表示出来。尽管她有好心腸，可是她的眼睛老是轉向妇女乐园去，仿佛她这个女店員有了一个要求，要到那个大事业的光热里去温暖她自己。

“那边的人真多！”她不知不觉吐出这么一句話来。

可是她看見包堆一家人站在她身边，便后悔她不該講这句话了。包堆太太吃了飯，站在那里，臉上发白、一双白眼睛盯着瞧那个怪物；每逢她忍受着苦恼偶然向街对面望一下，便不能沒有一种哑然的絕望使她的眼臉里涌滿了泪水。至于日内威美，她愈来愈不安地在監視着柯龙邦，而他并沒想到有人在窺察他，心醉神迷地抬头望着对面时装部里的女店員，透过夹层間的玻璃，人們可以望得見时装部的柜台。包堆臉上現出了怒容，只简单地說：

“发光的并不全是金子。等着瞧吧！”